

## □ 哲学与文化思想研究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柏拉图的理想国  
“政治 - 哲学”观视角解析

刘华萍

(广东金融学院 思政部, 广东 广州 510520)

**关键词:** 理想国; 共产主义; “政治 - 哲学”观; 马克思; 柏拉图**摘要:**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分别是他们“政治 - 哲学”观的终极理想,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与差异,本身不是对立起来的概念,他们两人试图在终极理想上实现政治与哲学之间张力的消解。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要求哲学家成为王,王必须是哲学家;马克思在共产主义中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对立关系的消解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的历史的统一。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含有共产主义的因素,但是共产主义在他那里并不构成一个终极的价值因素,而经过多重改造生成出来的共产主义却是马克思的终极价值理想。**中图分类号:** A1; B502.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2638(2014)04 - 0009 - 04In terpretaion on Marx Communistn and Plato's  
Republic form the Perspective of Dolitics Philosophy

LIU Hua - ping

(Ideology and politics Dept ,Guangdong Finance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0 ,China)

**Key words:** Republic; communism; “politics - philosophy” view; Marx; Plato**Abstract:** Marx's communism and Plato's republic were their ultimate ideal of politics - Philosophy view,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ey are not opposite concept; on the contrary, Marx and Plato were trying to solve the tens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on the ultimate ideal. Plato requires philosopher became the king in his republic, and the king must be a philosopher, and Marx achieves the unity of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hrough solving the antagonistic relation of man and nature, man and man in communism. Although Plato's republic contains some communism, communism does not constitute an ultimate value, and Marx's communism is the ultimate ideal in value through multiple transformation.

“政治 - 哲学”观是指在政治哲学领域内对政治与哲学关系问题的观点与看法。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分别是他们“政治 - 哲学”观的终极理想,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与差异。本文试图从“政治 - 哲学”观的视角来探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之间的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包含着共产主义的因素,按照这个逻辑,理想国与共产主义不是对立起来的概念,他们二者都在他们的终极关怀里面都实现了政治与哲学的合一。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要求哲学家成为王,王必须是哲学家,马克思在他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亦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对立关系的消解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的历史的统一。而且,理想国是柏拉

图一生的政治哲学理想,而共产主义又是马克思一生所向往和努力的终极目标。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含有共产主义的因素,但是共产主义在他那里并不构成一个终极的价值因素,而经过多重改造生成出来的共产主义却是马克思的终极价值理想。因此,尽管二者并不必然地构成一种对峙,但是在政治与哲学合一的天平上他们则各持一端,各自彰显着自身的理论魅力。

## 一、政治与哲学的合一

2013 年,柏拉图(428 - 347B. C)离开这个世界 2360 年,而他的著作《理想国》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地拥有广泛的读者和虔诚的追随者。柏拉图是在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被处

**收稿日期:** 2014 - 03 - 14**作者简介:** 刘华萍(1982 -),女,广东金融学院思政部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与柏拉图政治哲学的研究。**基金项目:** 2013 年度广东金融学院青年项目(13XJ03 - 01)

死后,离开雅典周游列国,才逐渐形成自己关于理想国的构想的。我们知道,在柏拉图长达12年的漫游中,他不断向政要们陈述自己的主张,希望能得到采纳,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他四处碰壁,自己还曾落得被卖为奴的下场,待他恢复自由之身回到雅典时年已40。从此之后,他才开始安下心来,一边办学,一边著述,达40年之久。《理想国》就是在这期间的第一部著作。因此,这既可以说是柏拉图思索现实恶劣政治之后的一种寄托,亦可以说是柏拉图在理论上寻求价值归宿的一种尝试。

根据柏拉图的主张,人的灵魂可分为三部分:理性、激情、欲望。但是,这三部分在每人心灵中的比重是不同的,所以有些人表现出强烈的理性,而有些人则被欲望所控制。这就是个人天性上的差异。依据这种差别,整个城邦中的人也可以分成三部分:哲人阶级,运用思想,富于理想,是统治阶级;军人阶级,勇敢坚毅,是第二阶级;生产阶级,是寻求自然欲望的人,属第三阶级。各个阶级各司其职,哲人阶级治国,军人阶级保护国家、维持秩序,生产阶级专事生产,维持国人的物质生活。这三个阶层与灵魂的三个部分相对应:从护卫者里面选拔出的统治者具有理性和智慧,处于统治地位;护卫者具有部分理性和激情,拥有保护城邦的职责;劳动者被欲望控制,只能履行劳作的职责,以供养统治者和护卫者。只有当他们每个人专做适合自己天性的事,而不僭越自己的天性和职责,整个国家才是正义的。而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最关键的就是一个哲君。这位国王是全智的哲学家,他超群出众、大智大慧,明察秋毫,没有私心,一言一行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因此当他是绝对智慧和理性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正义才是有可能的。

柏拉图坚持这样一种政治与哲学合一的主张是与他由他对政治与哲学关系的理解分不开的。我们知道,在现实政治社会中,柏拉图所面对的是乱七八糟的各种政治体制的不断变更,而苏格拉底就是由于这种糟糕的政治而遭受审判的。而哲学则由于一些人的滥用受到了人们的鄙夷与唾弃,人们由此对哲学存在浅薄的偏见,以为那就是哲学的本来面目。因此,回归哲学的爱智慧的传统,让人们了解真正的哲学与智慧,改变当时的政治环境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要改变当时的政治,首先就是让政治接受真正的哲学的指导,而不是接受意见的指导,因为只有哲学能言说真理。这就是柏拉图巡游四方的现实动机。而在理论层面上,柏拉图认为,哲学既然是追随智慧和理性的学问,那它理所应当具有对政治的指导作用。因为只有哲学能弄明白什么生活是真正正义的生活,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什么样的国家才是正义的国家。而哲学家是真正掌握这些知识的少数人,因此只有哲学家才能知道什么样的政治适合整个国家。因此,只有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正义的国家才有可能,否则世界将仍会像柏拉图所生活的时代那样颠倒是非黑白,不该统治的人统治着,不该被统治的被统治着。因此,柏拉图认为真正好的国家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哲学家成为王,哲学家与政治家集于一身,政治与哲学合一。

马克思虽然没有在理论上提出政治与哲学合一的主张,但是他的共产主义设想在其内在的理论中却蕴含了政治与哲学的对峙最后在共产主义中实现了消解。马克思在《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画卷:“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从马克思这种对共产主义的美好设想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注重的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我们不再局限于政治的领域或者哲学的领域,我们可以随我们的兴趣今天从事着政治的活动,明天从事着哲学的批判,我们不再局限于我们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哲学家,而且有可能就是二者的统一,因为当生产发展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它们不再是张力的关系,而是和谐统一的关系。并且,这种“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地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sup>[1] 297</sup>因此,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和个体与类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的共产主义也必然是解决了政治与哲学之间矛盾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哲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真正的解决,哲学所探讨的必然与政治所探讨的自由之间的矛盾也是真正解决了的,因此政治与哲学之间的矛盾必然也是解决了的,并且共产主义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不像柏拉图那样是构想出来的。马克思认为它是社会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来的。马克思就曾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sup>[2] 87</sup>共产主义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阶段或者目标,而是从消灭分工,消灭现存状况开始的一系列运动的过程。而要达到共产主义则必须经历长期的发展过程,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是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占有少数部分的处于统治和剥削地位的资产阶级将会被占人口多数且长期处于被剥削被统治被压迫地位的广大的无产阶级所取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中,这个政权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社会必将发展到社会主义并最终到达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是由资本主义奠定的,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因此,共产主义是一个开放的运动的概念,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起来的。它不是马克思在理论做出的一种构想,而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自然生成的一种状态。共产主义社会里政治与哲学的张力问题的解决不是像柏拉图那样通过一种思辨来达到的,它是通过社会历史自身的运动来实现的,这种解决才是

真正的现实的,而不是像柏拉图那样是一种强加的期冀。

## 二、“政治-哲学”观之终极理想的异同

马克思从未对共产主义社会做出一个具体详细的描绘,他只是抽象地谈到那似乎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世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他对于共产主义的粗略勾勒中发现自柏拉图开始以来的共产主义的蛛丝马迹。

首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极大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它是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总体来讲,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 社会生产力将高度发展,劳动生产率将空前提高;2. 社会将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使社会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3. 旧的社会分工将消失,人类将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4. 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充分满足人们物质的和文化的需要;5. 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6. 国家最后消亡。这些特征表明,它不是柏拉图设想的那样是为了一个正义的城邦所必然采取的一种强制手段。柏拉图认为,造成人民意见分歧的根本原因就是家庭制度和私有财产。为了使统治阶层(统治者和护卫者)更好地履行其职责,就必须使他们保持纯粹理性和激情以及由此产生的智慧和勇敢,这就要求摒除欲望和物质因素的干扰。这样,为了城邦整体的最大利益和最大幸福,统治阶层必须舍弃个人利益和个人幸福,从欲望和物质的纷扰中脱离出来,更好地管理城邦即为城邦服务。所以,柏拉图主张共产共妻,因为共产共妻的公共生活摆脱了物质的干扰,最有利于理性的培养和发展。(巴克认为,在摒除了物质干扰的共产主义社会体系下,最有利于精神生活。但是,这就使得政治与经济的权力相分离,不能集中在同一双手中。)[3]314-315因此,共产制在柏拉图那里只是实现正义城邦的一个手段,它是走向正义的一项强制措施,但是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却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达到的一种美好完善的状态,它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里本身就是目的,它就是目的本身。正因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作为一种目的的价值,而不是手段的价值,我们将它称为一种光辉的社会理想。

其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是一个思辨的设想,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深厚理论基石建立起来的一座桥梁的拱顶石。正因如此,我们把它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科学的理想,因为它不是从柏拉图式的伟大期望出发提出的乌托邦,而是建立在他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的,至少在马克思看来它是符合人类社会规律的一种科学的预见。柏拉图的理想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真正的乌托邦,它体现了柏拉图对人类美好社会的憧憬,但是理想国其实是用正确的方式管理国家的观点,柏拉图本人并没有试图实现理想国中的国家机器。尽管柏拉图为了这个理想的国度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从理论上构建出一套完善的哲学体系为它作论证铺垫,从实践上游说、教导以致践行,但是最终由于各种原因失败了。因此,在关于这个理想国家的现实可能性问题上,柏拉图采取了几乎是纯粹理论家的姿态,他最终都没有从现实中找到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有效途径。对于它的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柏拉图有两处给予了比较消极的回答。第一处是借苏格拉底的口说“如果有人画了一幅理想的美男子的画像,十全十美,但他不能够证明这样的男

子真的有可能存在,那么你会认为他不是个好画家吗?”[4]460

在另一个地方,当苏格拉底对理想国家的描述大体告竣时,阿狄曼图曾略带遗憾地说“但我认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国家。”[4]612苏格拉底则回答说“也许在天上有一个国家的模型,愿意的人可以对它进行沉思,并看着它思考自己如何能够成为这个理想城邦的公民。至于它现在是否存在,或是将来会不会出现,这没有什么关系。”[4]612因此,在柏拉图理念论视野中的政治理想中并没有一个从人类现实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理想。这与马克思的实践的政治哲学是有根本区别的。固然,马克思是一个关注人类命运的有自觉的使命感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和柏拉图是一样的。但是,马克思对于如何实现对人类未来的理论期待,特别具体地考虑了实现它的现实途径问题,这就是革命。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自身以及整个人类的解放。而随着阶级斗争理论的确立,马克思也从理论家逐渐地转变为行动家。因此,比之柏拉图,马克思确定了共产主义实现的现实主体和革命运动的方式。

再次,柏拉图的共产制仅限于统治阶层,因而被后人称为“半共产主义”。[3]299很明显,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极少出现涉及劳动者阶层的论述,仅仅要求他们在统治者管理下安守本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即可。笔者看来,柏拉图之所以只重视统治者阶层问题,实行精英主义的统治模式,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与政治合一的政治才是完美的政治,而集政治与哲学于一身的哲学王当然地整个城邦中处于最核心的位置,他当然是柏拉图最为关注的重点。只有当他们是优秀的统治者时,整个城邦的幸福才是可能的。其次在于柏拉图从现实经验中发现统治者的治理和统治阶层内部的不合是城邦衰败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建立并保持一个理想城邦,就必须教育出最优秀的统治者,而最优秀的统治者又必须避免物质性因素的侵害,所以专业化的物质生产只能由劳动阶层完成,而不能牵扯到统治者。这样,在劳动阶层中必须存在私有财产以维持劳动者的生存,但是劳动者同时也要向城邦的治理者提供报酬,也就是缴纳一定的实物以供应统治阶层集体生活所需。从劳动者的天性来看,他们受到欲望的支配,就最适合追逐物质的游戏,这就必然决定了柏拉图不会把共产制普遍化。从上述分析可看出,在柏拉图那里存在着统治阶层的共产制同劳动阶层的私有财产制的分裂。这不仅会危及城邦的统一,同时也存在造成“两个国家”的危险。[5]59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巴克说“柏拉图所宣扬的共产主义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3]296这也正是柏拉图的共产制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重要区别之一。

马克思的政治与哲学合一的理想则一反柏拉图那种只代表少数人说话的精英主义立场,他开始为人类大多数的无产阶级谋利益,并且最终要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谋出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才是社会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而从事着物质生产活动的无产阶级却始终处于社会被压迫的底层,这样一种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状态是一种病态的状态。如果人类社会要取得真正的发展,必须从经济基础上改变这种异化劳动的状况。因此,马克思是真正从现实的劳动者出发



为穷人为无产阶级说话的哲学家。他不具有柏拉图式的自命清高,具有的是深入劳动大众的热情与对劳苦大众的深刻的悲悯,以及对改变他们的被奴役状态的决心与信心。而且,在马克思的眼中,政治状况的改善并不是真正的改善,那只是资产阶级式的软弱的要求,真正的改善必须从经济基础上开始,从打破束缚他们的生产方式开始。因此,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已不再仅仅出于政治道德上的考虑,而主要基于现实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和由此产生的剥削、压迫。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经济的共产主义,在他的共产主义的重要特征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了,才有可能谈得上高尚的品质和丰富的精神以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最后,关于马克思共产主义中的公有制与柏拉图的公有制的关系问题。可以说,马克思接受了从柏拉图到莫尔以及到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核心部分:消灭私有制。马克思认识到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的罪恶根源。而这一点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那里就已经被认识到了。柏拉图认为,为了实现城邦的整体的幸福,必须消灭私有制。而要消灭私有制,不允许存在私人财产,也就必然不允许存在家庭,因为家庭是私有制的总后台,因此必须取消家庭,实行共妻、共子制,严禁父母和孩子认识,严禁兄弟姐妹认识,让博爱、公爱来取代狭隘自利的私爱。柏拉图提出的财产共同享有、消灭私有制这一主张是为了消除自私自利对精神的损害,而且统治者阶层的共同财产也是以所有权的形式固定下来的。之后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也都要求财产的共同占有和享用,用意也是在于道德精神领域的净化,但是都没有彻底废除财产的所有权制度。直到马克思那里,才出现因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不

平等而要求废除财产所有制的普遍的共产主义。所以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最深刻、最彻底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在马克思心目中,只有少数最优秀、最善的人治理的社会仍不是最理想的,只有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像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那样,才是真正“共产主义”的实现。在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不仅彻底解决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而且消除了人类所有的罪恶和弱点。这是一个在实然和应然层面上达到最善和最美好的社会。(在斯特劳斯看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消除了一切差别,就使人与食草动物没有分别了。)[6]978 这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至高完善性。所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最彻底的,共产主义理论在马克思那里发展到了顶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所有社会领域中的“共产”,不局限于某一人的或物的范围,也不与任何人的或物的因素妥协。

综合上述,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与柏拉图在终极的政治哲学理想中都走向了政治与哲学的合一,尽管这种合一的方式和表现是完全不同的,这源于他们完全不同的哲学基础。在柏拉图的终极理想中被排斥的作为大多数的不能作为人而存在的人即劳动者,一跃成为了马克思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主体,而在柏拉图理想世界中的精英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中却作为剥削者跌落到被剥夺的位置。在马克思的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作为非劳动者的护卫者离开了政治,作为长期被政治所排斥的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了过来。但是不管怎样,他们之间存在的某种契合与差异使得他们各自的理论在绵延的历史中各自散发着自己的光辉。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厄奈斯特·巴克. 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 [M] 卢华萍,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 [4]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 [M].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5]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出版社,1965.
- [6] 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 政治哲学史(下册) [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董翔薇)